

序

(第三輯)

第三辑

原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学 第三辑/陈少峰主编. -北京: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7

ISBN 7-5043-2725-5

I. 原… II. 陈… III. ①国学-研究-专题选辑
②经籍-研究-专题选辑 IV. Z126. 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8328 号

原 学

(第三辑)

陈少峰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2.125 印张 250 (千)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2.80 元

ISBN 7-5043-2725-5/B·54

《原学》编委会

主 编 陈少峰

副主编 丁一川 尚 定

编 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

丁一川 王法周 王振忠

王 博 孙尚扬 仲伟民

陈少峰 陈 致 陈继东

沈 培 尚 定 罗 新

永富青地

Laura A. Skosey

Peter Merker

· 本辑执行编委 尚 定 罗 新

稿 约

《原学》为青年学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问题的不定期连续出版物，恳约海内外同仁惠赐力作。

- 一、本书主要收录与主题相关的纯学术论文及综述、书评等，尤其欢迎功底扎实、立论精审、富有新见的实证性研究论文。
 - 二、文风力求严谨简捷、生动流畅。字数以一万至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
 - 三、文责自负，所刊稿件不代表编委会意见。
 - 四、来稿请一律用中文简体字横向书写，字迹务求工整易识。注解请置于文尾，并详列：作者，所引书刊名，卷页，出版者，时间等。
 - 五、请勿一稿多投。凡赐稿三月后未见录用通知者，可自行处理稿件。限于人力物力，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 六、为缩短出版周期，编委会负责校对，作者如要求审阅校样，请事先声明。
 - 七、稿件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赠送出版物三份。
 - 八、为便于联系，来稿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年龄、最后学历及工作单位，并请告知通讯地址、电话、邮编。
 - 九、因需刊登英文目录，请作者同时将文章标题译为英文。
- 来稿请寄：

中国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少峰收

目 录

学人访谈录

学养与创新

——程千帆先生访谈录 程章灿等 (1)

梵汉冶一炉

——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平川彰先生 陈继东 (17)

专题述评

体用概念和近代以来

中西文化关系论 乔清举 (31)

学术论坛

从赤裸裸的崇拜到象征隐喻

——中国生殖崇拜文化
发展的轨迹 刘德增 (53)

说殷墟甲骨卜辞的“柷”	沈 培 (75)
王弼的本体说及其	
对于《庄子》义的发挥	陈少峰 (111)
论傅大士《金刚经颂》	张子开 (138)
试论唐睿宗、玄宗	
地位的嬗代	李锦绣 (161)
唐宋时期的广西交通地理	邓 辉 (180)
自一发的界限	
——“朱子学”之解构	中岛隆博 (199)
叶适对儒道之本统的认识	何 隽 (220)
明代云南儒学文化	
的地域差异	康 健 (236)
明代诗坛复古思潮述论	丁 放 (263)
色与美：《金瓶梅》性主题	
的复调变奏	叶舒宪 (286)
——笑笑生的自我解构与性主题变奏	
从英华辞典看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陈力卫 (316)
金岳霖因果理论研究	张志林 (337)

书评

《全唐小说》志疑	跃 进 (362)
----------	-----------

Contents

Interview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n Interview with
Mr. Cheng Qianfan

..... Cheng Zhangcan

Indology and Sinology: An Encounter With
Agari Hiragawa

Honorary Professor of Tokyo University

..... Chen Jidong

Topic Reviews

A Study of Ti (体) -Yong (用)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 Qiao Qingju

Articles

From Undisguised Worship to Symbolic
Metaphor:

The Path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Fertility Worship in China

..... Liu Dezeng

A Newly Deciphered Character Su (杙) in O-
racle Bone Inscriptions

..... Shen Pei

Wang Bi's Ontological Theory and its De-
velopment of Chuang-tzu's Thought

..... Chen Shaofeng

Fu Dashi's In Praise of "Diamond" Sutra

..... Zhang Zikai

On the Transfer from Emperor Ruizong to
Emperor Xuanzong in Tang Dynasty

..... Li Jinxiu

Geography of Transportations in Guang Xi
Provinc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 Deng Hui

A Philosophy of Spontaneity: A Deconstruc-
tion of Chu Xsi'Thought

..... Takahiro Nakajima

Ye Shi's View on the Orthodoxy of Confu-
cianism

..... He Juan

Regional Difference of Confucianist Culture
in Yun Nan Province of Ming Dynasty

..... Kang Jian

Nostalgic Trends in Poetry of Ming Dynasty

..... Ding Fang

Eros and Beauty: The Polyphonic Variation of
Sexual Theme in Chin P'ing Mei

..... Ye Shuxian

A Study on the Japanese Loanwords in Chinese
based o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ies

..... Chen Liwei

Jin Yuelin's Theory of Causality

..... Zhang Zhilin

Book Reviews

Doubts on Complete Novels of Tang Dynasty

..... Yue Jin

程章灿等

学养与创新

——程千帆先生访谈录

编者按：受《原学》编委会的委托，南京大学莫砺锋、张宏生、张伯伟、程章灿四博士，于1994年7月两度访问程千帆教授。程先生虽已届八十二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与众弟子纵论学术人生，言谈之中寄托了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殷切期望。

问：您研究中国文学数十年，有很多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我们想首先请您谈谈，这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整体上有些什么样的重大突破？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到十八世纪同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区别的一段话。恩格斯说，一直到上一世纪也就是十八世纪末期，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那就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合的科学。我们当然不能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绝对地等量齐观，但是，肯定某些基本方面有它们相同的地方。恩格斯说的搜集材料的科学，约略相当于我们的文献学或者考据学，而他讲的整理材料的科学，探讨事物的内涵，从大量的材料中抽象出它的内部结构，阐明它的本质，如果拿文学来说，相当于文学史科学、文艺学或文艺美学。恩格斯好象是把这两者看作是两个层次，我们呢，也看成是两个层次。但是，第二个较高的层次永远不能代替第一个较低的层次。文献学、考据学，材料整理永远是需要。我一直想，从清朝朴学兴盛以来，有很多东西我们平常忽而不察，事实上这两者在并行发展。象现在这样的文学论文的论式，乾隆时期，在翁覃溪的《复初斋文集》中就有《神韵论》这样的论文，上中下三篇。比翁更早一点的是康熙时期的叶星期，他的《原诗》也已经抽象历史事实，形成自己的观点，约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文学论文或文艺学论文。在文学以外，某些学者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论文，也有这种情况。我很注意俞正燮《癸巳类稿》和《癸巳存稿》里面的一些单篇论文，它们已是根据大量材料抽象出来的，只是范围比较窄一些。到了近几十年，无论是文学文献学、文学史或文艺学，发展都很快。谈到有没有大的突破，如果专就某一点具体成果来说，很容易指出非常多的突破，如陈寅恪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是讲

整体的突破，也就是有意识地把文献学同文学史、文艺美学相结合，在这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前（俞正燮是道光时候的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传统学术基础比较厚，老辈学者象冰山一样，基础在水底下，浮出水面的才一点点。陈先生一辈子没讲经学，但他偶尔引用一些经学，也非常内行。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礼仪附论都城建筑》引《周礼·考工记》即是一例。一方面，有传统的基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思考得更广阔，包括用新的眼光来理解它；另一方面，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不是生搬硬套，是融解、渗透，这里面有非常严格的界限。这可以以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后一辈的朱光潜，现在还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王元化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把传统文学文化与外来的文学文化相渗透，相结合。结果，无论在文献学本身，或者在文学历史或文艺美学的研究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一点要从总体上去把握它，不是单指哪一篇文章，哪一个结论。王元化讲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比别人讲得都好，这是由于他对德国古典美学体会深，不是硬用黑格尔套刘彦和，或者反过来。朱先生的《诗论》，也的确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是就我从这些前辈或同辈身上所受的益处来说的，是跟以前相比较而言的。

问：程先生对年轻一代学者非常关心，到南京之后，带出了许多研究生，平时与各地的年轻学者也多有接触，很多年轻学者出版了新作，也常常寄给您，在您和现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的接触中，您觉得年轻一代的治学体现了什么样的新的特色，或者有什么应该注意的问题？

答：我始终觉得，“后生可畏”。以前，黄季刚先生总是勉励我们说，学业既成，师弟即是朋友，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没忘记。学业未成，需要老师用不同的方法和态度来帮助。对于学

生学问的特点，不能站在老师的地位去看，因为我们是处在另外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与你们不同。你们现在成长的条件基本相同，我没有你们这个机会，反过来，你们也没有我那个机会。我小时候读私塾，什么自然科学都不懂，啃了很多古书，啃的时候也不懂，就死背，那是一种野蛮但并非全无益处的教学方法。你们接受的是新的、诱导式的方法，当然也承受一些压力。所以，看现在的年轻人，首先要看到他们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学习的，因此，各门学科所达到的程度也不同，有些方面你们很难赶上我们。另一方面，你们吸收了一些新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经过别的学者努力积累下来的，很方便地就让你们吸收了，这方面你们就比我好。我们也不能同寅恪先生相比，他也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读过多少大学，跟多少大师学习过，这是我们今天做不到的。他从日本起，先后到美国、巴黎、柏林，学了许多种语言。除了这特定的环境，还有家学渊源。散原先生的学问文章不必说了，而后来中央大学中文系最受人尊敬的老教授王伯沆先生就是陈家当时的塾师，这么好的启蒙老师上哪儿找去？所以，评价你们今天的情况，只能根据你们今天多数人所共同的环境来谈。在这点上，每一个年轻人有每一个人的长处。如果说对你们有什么要求，有两点。一个是社会环境的压迫，使你们不能够随心所欲。没有市场经济，你们也会受到儒家所说的外物的引诱。现在要评职称，要出成果，有时会使你们不能把学问作得很结实，必须要在某种情况下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所以，文献学的基础你们往往比较差，我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你们学新理论新知识不比别的青年人差，你们的文献学基础再比别人扎实，那么，你们就会超过他。有些年轻人常常出一些不应该出的错，章句之学、训诂之学没有下工夫，其实有的问题，不用说翻《尔

雅》，只要翻一下《现代汉语词典》就能解决，他就是不翻。这是个态度问题。这就是如何更好地提高文献学修养，同已经掌握的文艺学、美学、历史知识水平平衡起来的问题。还有第二点，就是如何使你们的理性思维更好地同感性思维相结合。我劝你们写写字，作作诗，欣赏欣赏音乐，加强和扩充自己的心灵活动和表现能力。因为研究文学归根结底是面对人的感情，哪怕你研究理论，理论也是从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如果你对心灵的火花，感情的悸动缺少同情，缺乏爱赏，而是非常理智地去品评它，也不能说不对，但总是隔了一层，就好象一只蜜蜂，钻不出玻璃窗或者纱窗，看到外面的花很好看，花香也能透进来，但就是采不到。这一点上，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很好地花时间去替你们改诗改文。你自己能动手，体会他人的创作也可以加深，分析时自然能讲出内行话来。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释》话最少，话多一点的是《读词偶得》、《清真词释》，都讲得非常深入，真能体会词心，很大的原因就是俞先生自己词作得好。理解文学，达到通解，有感受力，这是很重要的。客观方面是文献的掌握，主观方面是感受的深浅。上次伯伟拿一篇文章给我看，我劝你好好将《毛诗》孔疏和诗三家义集疏从头到尾读一遍，再选读一些《礼记》。你搞文学理论，在这方面你的文献学基础要加深，不然就不能再往上突破。季刚先生晚年给研究生开课，有一门课他还没有开出来就去世了，非常可惜。课的科目很长，叫“唐人经疏释诸经词例辑述”，专门讲唐人经疏解释诸经的条例。《文选》李善注有条例，不是放在前头，而是摆在注文当中，骆鸿凯辑出了几十条。以前有人说李善是书篓子，只注事不注义，这是外行话。他不是不注义，而是一般的义不注，只注重要的义。五臣就低了一个层次，什么样的义都注。所以，对于你们提的这两个问题，我还是觉得，一方面要能够吸收现代的经过

许多学者消化融解而得出的知识。研究文学,研究学问,永远不是私家的事情,个人可以有成就,但最后总要有历代群体的积累,才有可能获得较大较重要的成就。一方面能真正对作品有美的感受,有深切的感受。批评家最好也懂创作,作家最好也通理论。文学批评最终必然要同文学创作分家,作家与评论家发表的成果也不一样,研究作家的作品同纯粹的理论研究也不一样,但它们的根总连在一起,断不了。如果说我有一些看法与别的先生有些不同,那是与我反复看某个或某些作品又互相沟通比较分不开的。不一定研究杜甫就死看杜甫,也许看清朝末年的一个诗集对你研究杜甫也有启发。一是求精,一是求通,要能通解,又能深入。而其关键在于既有理性思维,又有感性思维,即使不能合二而一,也决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问: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条件、环境跟您这一代的成长环境不同,当然跟二三十年代那一批学者也不一样。那个时代出现了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依您看来,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可能出现象他们那样的学术大师呢?

答:我想,大师应该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他本身研究的对象十分博大精深,超过同辈人;还有一种大师,我觉得是更基本也是更重要的,就是他能开一代学术风气。不是要求他之后的人都沿着他开拓的疆域路子走,而是以他的人格品德学风,来启发整个一代人,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鲁迅是一位大师,他带起了多少文学青年,还领导了整个左联。鲁迅的老师章太炎也是这样。鲁迅所带起来的青年作家群,除了象唐弢、聂绀弩个别人杂文写得很好以外,不是所有人都擅长写杂文的,许多人写诗歌,写小说,但在鲁迅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进步的创作风气。章太炎的学生中,朱希祖是很有名的,但他主要是搞史学,成就主要在南明史。还有其他很多人,治学的大范围

一样，小范围不一样。寅恪先生和王国维也是这样。他们影响最大的，用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预流。新发现的材料，新开辟的领域，他们不但自己投入，而且引导一系列学者参加。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新发现的甲骨文，还有西方及日本汉学的引入等。不是研究哪一门，如《蒙古源流》，新旧《唐书》，而且归根究底也不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寅恪先生非常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但特定的环境、条件限制了他，使他没有办法完成。真正的史学大师都是想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看待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并著为一部书的。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编《通鉴》是这样，下至钱穆写《国史大纲》也是这样。这种人的出现，一是有特定的环境，一是他本身勤奋，又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一批人。所谓环境，就是比小环境更大、再大一些的宽松自由的环境，无限大的宽松环境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事实。但怎样使环境宽容，更有学术自由，确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专精一门学问，其品格为人足以令人衷心敬佩，带动其他人，他研究的问题领域又是预流的，而不是陈旧的，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大师。人类永远是进步的，因此大师是应该出现的。

问：您刚才讲到预流，这好象是出自佛教的词汇。现在常常讲，每一门学科都有所谓前沿问题。程先生您刚才的意思，预流好象也就是要进入学术前沿，而不是研究一个已经反复研究过的问题，使用已经反复使用过的材料，而是要包括一些新的材料，新的问题，开辟一些新的领域。如果从当代学术的角度来看，在您看来，哪些问题是属于学术前沿的？研究哪些问题可以是预流的？

答：这两个名词，我想是相通而不相同。所谓流，是由于客观上的需要，经济上的、思想上的、政治上，乃至学术文